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三年

翠經堂陳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崔趣之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懾局脊不安君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才雖弗逮而力可徃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愒既

久疾疾相仍天閔其勞俾遂閑適清泉白石方托
此生畫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
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
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頽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
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閔俞音
偃倭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
輕自度衰殘若爲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爲甚
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爲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
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面目牽
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投老獲
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
冬因徃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
今若扶憊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祇自速斃
而已六年蒙逸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
命之罪徒爲末路之羞反覆以思朝夕凜凜勢不
獲已輒露忱悃瀆干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
切之情特爲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
其事庶幾瞑目牖下得爲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
出終惠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便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狀伏
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
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
其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年
老矣無能衰而且病犬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
窮麋鹿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
簪索之舊畀以南昌鼓角之雄頭童齒豁以何裨
鍾鳴漏盡而焉往輒辭二千石員符之寵併上七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劾官
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
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茲
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隳立見上件宮祠指揮
余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
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渥俾仍舊職
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

紹定五年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
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

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
有南昌分闈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
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界之祠廩強顏祇命終
不遑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
恙之踐歷何功貪饕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
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
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
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慊乎况久病支離僅存殘
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
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惘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
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紹定六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
奉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稟鄭性之
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
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
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實身
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
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請許國

之心已作歸田之夢陛下嗣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象趣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駑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邃閣嚴疑之職得遂清都泮真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爲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眷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爲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拳拳猷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端平二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選道徑趨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潛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墮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遞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爲後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
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
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
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
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詔帥為代

端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悃臣十年晦處衰病
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
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投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
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
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
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歲兼攝以分勞經略司
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
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
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折肺
肝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
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中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

遣就行督捕事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場劄泊十九日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本司遣軍兵謝興齋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據謝興回司繳到曾忠等遵稟狀稱不願再隸第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發就行督捕度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澈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纔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疇危奏乞除代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震惕于中伏念臣授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鄉郡臣仰禮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繼以討捕居然陳人何走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弗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冗癯悴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盪平亟欲少求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夕除代有入至而受之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爲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鷓鴣張帥聞適虛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克勝自非幕畫得人誰與共濟竊見朝請郎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蒙朝廷特爲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參謀官荷其以國事爲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徃徃先有功名之念遂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爲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今來管提舶參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徃來山前議事相與參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圓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舶幕中參謀之助某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輒犯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下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劄推鋒軍統制毗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水軍徵浦定海水軍控扼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驀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判石孝淳以國事為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為乏缺之防分委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官區處此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準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境無非山徑險峻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加以程督嚴明天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某昨以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鄉郡為南川重地掌物浩穰訟牒叢夥凡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兼知廣州用以分勞荷其忠心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捉吏姦脩明軍政卻綱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鹽司椿積見
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
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
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曾忠等昨自憲陽倡亂徑趨廣城正
欲掩我不備當來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
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剗泊
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
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
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為之防是時軍

氣頗驕間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
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
功也某竊謂熊喬身為主將而盜發所却其罪
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
照會某申稟

辭免除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曾從龍知樞密院
事兼叅知政事崔與之除叅知政事鄭性之除同
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僉書樞密

院事臣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衮衣之闕恩同德以助鼎鍊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荒遠朽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髮罔功退伏田廬侵尋一紀頽齡已邁宿恙相乘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恍奉十行之書躡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凜不皇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遲暮景凋落寒根耳目昏聩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病

送日生意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副眷懷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切語真皆蒙矜允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擢貳政塗尤爲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樛櫟之材焉用收回誤渥改畀名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美所有上件省劄寄畱廣州單資庫未敢祇拜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閏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叅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惓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

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爲矯也逮元祐更
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
其爲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是察所欲必
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爲不朽之榮如臣踈
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
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
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
抱病以莫支遂投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
據鞍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痾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以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
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巽辭
殊切淵聽甫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眷知深篤擢
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
言重華袞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倖踰至此報
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
而弗惟反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虺隤自嘆於衰
蹤蹇鈍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
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謹伏望聖慈察臣
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爲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爲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
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
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叅知政事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御筆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
割頌榮趣行命意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
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
中外回旋其身染近年至耄及久竊休閒不圖齒

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
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
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翳以將入雖不堪
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
勵期報涖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
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
測尚闕俞音臣一身榮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
若孤根已蠹殘息如絲頭風爲蓄積可竒證發作
殆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
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今若扶僂貪榮四千里行役衝冒跋
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况弼亮近臣實爲二一之
遇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六下獲已其敢
方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
聖慈垂念舊物特寢誤恩免爲赴闕之行俾遂首
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
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
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叅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
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恩榮稠疊戎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
念臣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
險一致未嘗輒爲身謀委質事君東西惟命至
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
於望治弓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
此正明主可爲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女事之時臣
誣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乞病
久衰無能爲役但欲乞身於世曾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為欺逮茲垂盡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軫再頒光昭三經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緣臣年事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沈心氣頭風交相為瘡春間為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須人扶掖而行十日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揣量奔身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若重一死不能扶憊而前則何以仰荅隆眷要君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反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惠奏望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准命此言今不易之大義也避去者或偷情以自便

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疾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口人徒有忠
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駕力既窮不堪
鞭笞雖長沙南昌分閩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
跼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
擢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宇尤勤何物衰
遲誤蒙簡拔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

支離不能拜起何以趨進班行久病喪心拖為顛
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
數千里之遠役能充真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
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
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說者窮閭凜凜俟譴而
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干屢犯雷霆之威豈得
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懼特施從欲之仁念
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以則鴻造曲
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
嚴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
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
者央預之除出於非望眾音控避盡吐肺肝言之
孔多未蒙德信則前後由來之語幾於為欺豈不
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晉陪國論密贊政
機者也豈衰遲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侍逼舊

臣每加優異而入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儻懷不
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隳投老
獲罪一身仁足惜而一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
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
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
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病一室中猶且惴惴
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
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
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駑力豈勝其負荷眷
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

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
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
以告期於感通祇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
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
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
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
御筆卿志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
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
奏牘來上至於五六殊唏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
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言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
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
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
竒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駑力易窮頃自西
陲解戍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病送日
遠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內而六

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
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
華虹負山而曷勝孤首丘而爲幸巽辭屢矣俞音
杳然策足趨趨驚心殫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
勢尪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絕而
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
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
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
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
百願如許儻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甫褒劄趣行而不已孱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言
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顛天雖切而情莫
積日旣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
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覲萬死一生之
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
事理特從所請則頂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官觀

端平三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叅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巽避
之章職晉穹嚴更畀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頽齡謝事而未得請奮奮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寘疑丞之
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憂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真意之上孚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爲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勲勞之

大及其去國庸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嘗蒙於東掖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隴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難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

照對端平二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書省劄子備錄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論相爲職大臣以濟時爲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博采當時之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爲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栩栩之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昧誠心克積載馳答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巔大號揚于玉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席本兵仍涉於邊帷恩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履攔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
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
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
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
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
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
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
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授老而被峻除難爲負荷
久病而爲遠役必致顛隳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柰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參政之
除七疏巽辭暮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
本兵之寄恩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免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敝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
軍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
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
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速斃
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
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卷之二